

明齋小識

清 諸晦香輯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明齋小識卷十

清 青浦諸聯晦香輯

專工舉業

操觚家研覃帖括。而人惡雋異。俗疵文雅。致名隨身逝。生前傳杜默之歌。死後無方干之第。殊堪愍嘆。邑中前輩及予相知者。如呂仁榮錢恭宜張紹宗鄒鎬黃應隆周渠曹希煌朱照方明梓顧大鏞陸熙胡粹榮胡師謙顧松蔡寅初陸椿蔡文蔚何機蔣兆桂湯祖炎葉之堅潘義耘輩皆有聲譽序馳騁文壇未數十年舉其姓氏後進詵詵或有茫然者故臚而記之。

寄籍中式

珠溪某育二子。旋死。妻再醮。挈幼孩去。長鬻某僧寺。使習梵唱。則以珠彈駕以劍護穗。迄無就適。歸安趙宦衢喜至寺。攜去。令值書塾。塾師見早惠。亦教之讀。白主人從趙姓。應試尋舉孝廉戊辰升于禮部。不忘源本。遣人來訪。逢其弟。言蹤蹟融合。因甫釋褐。未便歸宗。然趙固長者。他年或如其願也。張古村有碧城詩。專咏此事。

鴛鴦牒

某生故簪纓裔。未冠溫雅若處子。聘中表妹。靡顏膩理。貌相敵。莫雅有期。人羨天生對偶。乃于戊辰春。狎丁老嫗。面麻齒歷。體惡不可親。而歡愛若禽鷄魚鱠。阿家翁逐嫗。生偕宵遁。偏尋數月始獲。明年有某姓女。亦詩禮後能書善畫。貌更曼妙。父鍾愛之。擇配無快婿。故二十未醮。不意標梅自感。竊通腐店傭工。年逾艾。狀如鬼徑踰境。弗愁多露。聞之令人扼腕。思食櫟實。余嘗謂天下第一韻事。為佳人才子。而最不可耐者。村俗之淫鄙也。兩兩相懸。斷無攬越。今乃顛倒錯亂。猜測皆窮。有心人能無斟憊。因記程羽文鴛鴦一牒。將古今缺陷者巧相配耦。真箇春風在手。抹殺月下老人。

觀音堂尼

南門內觀音堂尼。本良家女。遇人不淑。皈依于此。清修苦行廿餘年。後病篤。請諸檀越來曰。予壽弗將。有事煩諸公。我祝髮空門。與俗斷。所備什物。即錙銖皆親手創。雖弟在此。不得與聞。後有住持。當悉以付。請為我登諸簿。人皆唯唯。遂焚香圓寂。翌日。弟萌私念。將攜所有。走昧目。竟迷徑路。急詣覺皇懺悔。矢纖芥無所敢取。煩覺一室光明。忽佛座飄紙條下。拾視為某莊錢票。呈諸施主。僉曰。此殆所以胎爾者。于是持

去不復來。

探梅

距城十里。為慧日教寺。種梅數百株。開時如雪。遊蹤不斷。予于屠維大荒落歲。同友十四人。荷蘆尋幽。攜較書一歌。伶五皆垂髫。姪女綽約可愛。維時東風乍暖。積雪初消。花已半吐。香可襲衣。散坐梅根。櫂落間。村中人咸挈女禪兒。佇而凝望。寺僧往來蹀躞。如蟻之走盤。予等開尊布席。以雪滿山中高士昧。月明林下美人來。句拈閨分咏。使歌伶拍彈以和。杯盤狼籍。坐起無常。但覺吟哦聲。笑語聲。婢婆箏笛聲。撻戰聲。嬌女歌聲。旁觀噴噴艷羨聲。錯雜不可辨。已而禽聲朝嘶。梅影橫斜。知日薄虞淵。便載酒而還。一船明月。蕩漾過波塘上。不知愁城何處也。時孟陬十四日。

聞人後嗣

楊潭西先生。為吾邑聞人。而名高福薄。嗣續若斷若連。令人感喟。所生子崇効。字子知。為邑諸生。早即反真。以內姪潘淑衍為子。字盈持。亦諸生。生子元吉。悲中殤。以淑衍之姪。舉敬子壽楠為子。又長殤。子甫剪鬢。致封塋。涙漫展。掃無人。日愁脰削。幸前王在川先生謁其墓。識以石碣。庶幾一坏之土。不淪于荒烟蔓草中。

十三年八月十六夜。有蘇州銅商徐姓。以生銅五萬觔。寄城南外李姓家。擔斧至曉未盡。鄰里觀然。被北奇山把總詳縣。草草解于蘇。把總復詳提臺。時薛公大烈。棘辣不阿。奸與時撻。於是撫軍上聞。查得李歷。有銅行發票暨關稅票。事遂寢。徐已費銀一萬六千兩。李則崔嵬不崩。賴有峽碑。

治痘

郭駿聲九折臂而成醫。尤神治痘。不循古方。獨出新意。得回生訣。許甘南先生。幼時出痘。尊君與部厚往邀之。曰是不可為。然君祇此子。我何忍坐視。君能買人參三觔。采。曰能。能覓肥豬三頭。各重百觔者乎。曰能。遂取豬油。將參打爛。與麵調和。周身包裹。令置地穴中。隔日成黑色麵。中皆細蟲。洗濯其體。痘即現出。又竹竿匯王氏子。六月染痘。疾。徒卧如屍。謂急治尚得十半。但不宜居華廈。環視廬廬。綺窗不中用。後至賓酒所。蓋聲如雷。單潔守弗見掌。令鋪稻草。抱兒眠其上。扃鎖便出。日暉。聞泣聲。開戶視之。蚊噭兒體無絲毫空。曰藉蚊叮毒。然後施為。後果痊。又鄰兒不幸短命。部請進視。摸荒爪幕。探其氣斷矣。按其脈無矣。捫其胸冷如冰矣。捨至足。曰未昏也。其家

破涕為笑。問何如。曰。多擣甘蔗。熬薺汁灌之。灌至半盞。有一滴下咽。復灌之三日而霍然起。是其外孫婿范公星聚所談。

產蛋

廣富林顧氏有婦懷孕。臨盆得蛋無數。髮鬢雜子鴨子狀。後亦無恙。嘉慶十三年事。赴部告遂。

張李兩上舍。本水乳交。後抵牾。互相掉讐。李訟同族嗣產。張右其族。如得蚕之廢齒牙。辱患。赴都控張糾通邪教。謀為不軌。稱張曰神機軍師。株連數十人。其中某為黑夜行兵。某為自稱明後。語多駭人。上命汪撫軍鞠。不實。依律罪李。餘皆放釋。

學師手搏

邑中兩學師。教諭奢而豪。訓導褊而嗇。各如冰炭。又性皆卞急。未曾佩韋。自是其所。以。乃公事必爭。執不休。積久未相決。一日在明倫堂口角。繼以手搏。一攜小刀出。一始逡巡避。後訓導委世子。纔勝衣。無應門僮。教諭經理其喪。竭情畢力。前隙都忘。尚難能而可貴也。

鵝鶩

予外舅畜一鷦鷯。名黑眼。慘臉發腮。矯捷善鬪。所向披靡。繼以醉坐折其翼。人或忽易之。而勁健如故。携至郡。與一鷦鷯。號接舌。凡與敵者。舌必為其所斷。明知下風。受約不能悔。姑試之。甫角而黑眼卧。任其呀啄。啄至千餘。窺敵力竭。陡起一啄。接舌飛去。緣是奉鷦鷯輩。相戒避其鋒。籠養十餘年。大小數千戰。未嘗敗北。近朱儀僕患以白米二十石。易一頭。度長絜大。未知何如。

又

何淡安愛鷦鷯。有鄉人以鷦鷯來售。名紫毛。碌碌無甚奇異。因價賤買之。亦尋常畜之。至三年。未見推翹。以此異焉。若奉驕子。時西鄉設圈為戰局。浙江有白蝴蝶者。驍勇噪一時。衆莫敢抗。聞紫毛名。願角勝負。約注千緡。示期慶戰。人謂此乃策鹿昆陽之役。聚而觀者如堵。及鬪。僅一撲。白蝴蝶飛起。未知何以勝也。適嘉定夫己氏亦愛鷦鷯。植紫毛穢齒。乃廣購異鷦鷯。願洗前恥。後獲白唐。善以嘴撕翼。馳名江浙間。與紫毛對鬪。搏擊良久。稍間。敵來撕翼。紫毛斂其翼。轉身便啄。彼鷦鷯之翼。毛去其七。又得憤鳴。足脊前更捷。昂然而來。紫毛藏足于腹。還啄之。足即斷。閱五六年。老矣。頭下垂。盡落。裸體不能走。與新鷦鷯鬪。卧而應敵。噙其吭不放。敵鷦鷯飛。亦隨而飛。英銳之氣。老猶未減。

沙岸

北關外有沙岸。橫亘大盈浦之東。高等身濶。數丈長二十餘里。南至楊家橋。北至吳淞江。土性與岸下迥別。與方泰之沙亦迥別。居人種山藥于上。較他處味加甘。植亦易長。土鬆故也。傳為韓蘄王挑沙所築。

倚春集

走幼好偷聲減字之辭。舉業餘暇。輒便依腔譜調。積月日。得三四百闋。彙為一帙。自識曰。倚春小咏。被先君呵禁。稿遂散棄。今鈔所記憶者。憶懼未諳聲病。並不免為法秀所譏。歸自謔曰。人無賴。擁衾虛聽牕紗外。松風蕉雨。聲聲碎。懊憹唱罷心如醉。燈花墮。偏不教愁人不睡。醉太平曰。雨零未晴。風吹未停。芭蕉葉上淒清。隔牕兒細聽。更殘酒醒。魂牽夢縈。熒熒燈火微明。是何曾睡。感生查子曰。徒倚鏡奩旁。渾是嬌慵態。索性出房簾。休欠相思債。覩着短牆陰。有箇人兒在。半睂不檯頭。只撲羅裙帶。點絳唇曰。好事何如。東君欲別留難住。柳絲無緒。錯認同心縷。一霎春濃。又落花如雨。愁無語。清魂幾許。任這般銷去。又曰。人困春深。輕衫可耐東風緊。蛾眉雙損。閑却妝臺粉。斜月朦胧。兀照人愁悶。閒思忖。繡衾香枕。有幾時眠穩。濕羅衣。酒醒還是問金

尊離腸無計能溫。一釣斜月。捲過黃昏。生涯愁緒紛紛。掩重門。海棠垂淚。杜鵑啼血。
斷送殘春。訴衷情曰。幾重屈戌鏽空房。孤燭漾銀缸。無奈蕭蕭疎雨。只管打疎牕。寬
羅帶。卸羅裳。細思量。梁間燕子。池上鴛鴦。怎地雙雙。好女兒曰。風起捲朱思。刻被下
階墀。慕見一雙蝴蝶飛上小桃枝。闊闊有誰知。謾遠望。惆悵多時。那人何處。東風吹矣。
瘦了腰肢。卜算子曰。何事供清賞。人與秋相向。眼下澄波眉上山。畫本新花樣。生計
今無恙。細酌酴醿。祇怕聲詩倚未成。先被流鶯偷唱。憶秦娥曰。月濛濛。有人無語。
倚簾櫳。吹開裙帶。笑罵東風。流蘇帳冷繡帷空。懨懨坐起對青銅。對青銅。渾身瘦損。
眉黛偏濃。洞天春曰。樓前楊柳飛雪。樹上丁香打結。眼尾眉尖愁疊疊。沒個人兒詭
餘寒溥。午未歇。又走惱人時節。幾陣輕烟。連朝細雨。做成三月。秋蕊香曰。月白星稀。
時候。羅幌輕寒怎守。春宵苦短增悽愴。况又約三更後。燈前細憶同心咒。人來否。文
頤獨數聲聲漏。且把香籠薰透。柳梢青曰。小立江邊。幾遭風雨。瘦到如今。金縷歌殘青
衫人老。無限沈吟。章臺舊夢誰尋。更說其恩情淺深。眉黛剛銷。腰肢漸減。難問春心。
桃源憶故人曰。獨眠忒慙清眠早。未省春來多少。樓下有人潛到。虧得鸚哥報。閒情
釀就人煩惱。魂夢前宵顛倒。檢點相思草稿。細訴歡知道。迎春樂曰。鳥啼花笑春無

際。合料理春生計。游魂還比遊絲細。恐難把春心繫。一陣陣晴烟香氣。身住着錦天
繡地。怎說鶯花成病。病也有些味。醉花陰曰。儘幾日花前斟酒。點點芳情逗。並蒂合
歡枝。依樣描來。繡在羅衫袖。忍寒拚立。黃昏後。幾陣涼風遠。莫道不添愁。人也如花
也。如人瘦。一剪梅曰。日長無事思盈盈。纔撫銀箏。又弄銀笙。肌銷眉鐸。忘心情。酒
也難醒。夢也難成。辜負春光一半晴。小立芳庭。斜倚珠屏。湘簾捲起。悄然聽雨落冥
冥。花落聲聲。剔銀燈曰。轉眼斜陽又暮。惹起愁懷無數。鶗鴂洲前。麒麟閣上。多少英
雄黃土。傷今弔古。總不若醒歌醉舞。領畧風塵。辛楚會等何堪。為伍三尺龍泉。一鉤
蟾魄。與爾齊傾肺腑。而今休誤。檢點着茶經酒譜。

繩妓

有繩妓來吾鄉。兼善弄鬟。面若鐵足。巨如籬。觀者盼然笑之。婦曰。諸公且弗笑。凡
繩戲人。皆以色咱獨以藝。諸公若愛色。則勾欄院中。豈少佳麗。何必繩茲所乏者容
耳。以身事人。固不能。但藝不在人下。今且先試餘技。視彼塗脂抹粉者。何如。遂仰卧于
地。伸足弄鬟。旋轉如丸。少焉右足擲鬟。高約二丈。將墜。以右足接之。右足擲。左足接
之。更置一鬟。兩足運兩鬟。往來替換。若梭之役。若猱之滾。若鳥之飛翔。忽欹忽側。而

不離于足。又以足承梯。使小兒緣之上。逐層劙斗。屹不動。寓目者詫為奇。究緣貌故。不能得厚賞。住兩日便去。

拳勇

江浦邢某。慄勇善惶惑。其姻戚設店閨巷。被人欺掠。倩邢守禦。居無幾。賸物者至。邢曰。店係我開。自今伊始。不能承命。眾淘湧欲毆。笑曰。邾婁不辨。毆恐未便。撮穀數粒。擲人眶內。欲去不能。因各鳥獸散。有虎而冠者。慣逋久畜。惡犬拒人。邢步往近籬角。韓獵宋捉。咆哮集。適旁積麥柴。握數根。俟張吻。即投之。麥芒梗喉。不能啖。俱曳尾跳。最後者猛同虎。爰提其耳。大猶猢。嘴兩指抉牙落。猝于地斃矣。見者懼。負鞬天屈膝。夙通俱償焉。復一鄉棍。兇惡多力。邢至出曰。君邢姓。吾所仰。但我逋久甚。多倘人家。各請奉師。則還無予期矣。如有技服我。我亦無害。邢曰。以手置肩。能同走乎。棍自忖。肩可任二十鈞。迫而相許。邢倚左手。輕若敗葉。跨距走數步。及坐定。身不能起。含塊。請援解其衣。自肩至足。皆腫。笑付刀圭。百日而愈。已遊吾青。寓張姓家。

罵人喪身

楊家橋西堍。業負販者。欠水菓行中陸姓錢。到期來索。不能償。陸怒。指天畫地。勢同

國瘳。其人勿敢核。卑詞應之。旁觀相聚。黨曉終不得停息。至晚坐而喘。氣色漸變急。告其家。挾掖以歸。半途。膚已若冰。

剖魚獲屍

上海東門外。有魚乘海水至。午後潮退。閤于岸。為漁夫所得。巨口大腹。胸吞一人。足露口外。恐出之見輕。乃斬足以售。買者剖魚獲屍。見面目鮮化。將買棺為殯。檢腰際。挾銀錢結。矜憫支體不全。用草紮足埋之。得享剩餘。漁夫聞其事。深悔貪忍太熾。以致反失多金。

田價

田價莫貴于灘湖西四十二四十三保之間。地高而港澗可居。可瀉水旱無虞。得是田者。曰田底。每畝值二三十金。不築種者。曰田面。農與農私相授。價較昂于底。然賦額頗重。悍吏之來。難犬不甯。緣是價為少減。適米三十四三十八保中。人多富厚。其李燈。樂糧之折。也歲暮務閑。得弛然時。故有以五十金易一畝者。

忠毅挽詞

李忠毅公長庚。擒滅海寇功冠天下。及騎箕尾。松人感威德。咸作哀挽詩。湯虞尊賦。

五古一百韵。蓮儂賦新樂府八章。具見才識。時戴秋葭師濂擬作祭文。博稽水師故
事。極為贍博。明年玉文宗科試策問水師。戴即餌釘條對。得拔第一。

再生

天馬山縫工俞某之婢。身死未殯。踰日屍起。伴者驚其戶走。持杖將擊。曰。吾歸耳。
何擊。為徐驗聲色。無恐怖。遂扶卧于床。漸啜稀飴。病亦尋瘳。至戊辰再死。已延年二
紀矣。是為瞿健行應驥所述。并述其曾祖天漢少遊幕府。棄世數年。家中婢死復甦。
人集問訝。曰。頃被兩人繫去。至渡船口。見相公。遂大聲呼。相公曰。汝何來。吾今在
都城隍府任事。左右給差役。可護送汝。由是得歸。後婢年八十餘。

塾師

蒙師卞姓者。偶午出。諸徒喧鬧。妻出曰。爾等何頑。先生歸。誰為討餉。唯籠中難乏。食
現稻成熟。能取穀子來。可便放學。諸童劫劫。竊刀。赴田刈割。鄉人見稻將罄。糾伴縛
至城。問誰家也。兒父母欲扑。咸謂承師母命。諸人造門。詔曰。從師讀書。乃誨作賊。願
作賊者來此。師且另擇。子弟。吾等可罷休。勿勿肩擔。橙歸。及卞姓返。學堂空矣。

城守營

城守營署。向在南城下。本陳沛霖家田舍屋。因地近荒僻。故請守公為駐鎮。遂辛丑
漂搖于風雨。守公僦居關帝廟。兵弁出入。汚穢之氣。若薰蠶。適寶慶河南財神廟神。
被三元閣移去。廟為流勺佔。丁巳秋。邑人具稟于縣。請改為營署。時城守譚公亦欣
然相請。繼以資用不給。議遂寢。至己巳。廟愈圯毀。鄰保等俾匠人估價。為觀音堂修
輯焉。

耆年獲中

嘉慶戊辰。以年逾七十。欽賜舉人者。歲貢生沈寅谷。原名從龍。于乾隆十九年歲試
入泮。年七十有六。三場辛苦。歸即抱病。報捷時已捐館舍。欽賜副榜。考例貢生。顧
亢龍。于乾隆二十年科試入泮。年七十有四。後科庚午。奉賢施勳。上海劉洪。一正榜
一副榜。俱以耆年特邊。恩典。前上海李枝桂。年逾八十。壬子。賜舉人。乙卯。賜
國子監學正。李蒸庚申。賜舉人。辛酉。賜國子監學正。蔚為熙朝人瑞。

明王廟

柘澤明王廟。向在城隍廟大門內。乾隆乙巳。移于北關。夏屋三楹。足供香火。至己巳。
邑人改造離宮。廣行勸募。土木聿興。而廟在其側。爭奇競勝。亦建戲樓大門。各費千

餘金。夫當十室九空之際。而選事諸君。持簿籍。喋昧。索佈施。甘飭勑。不顧嫌忌。冥冥中將何以報。

盜棺屍活

趙屯橋陳姓者。育養媳。虐之甚。畏威始如虎。金中寶難耀。饑絶忽張竊嘗一寶。被姑撞見。蒼皇下咽。梗喉而死。既殯。置棺于野。閑日偷兒計其衣飾。掀棺行竊。凡賊盜棺必先擊屍胸。然後撕剥。是夜擊三下。喉間格然。下其所吞雞。即有慄慄聲。賊逃。媳徐起歸扣門。姑驚為鬼。謝罪。願懺悔。媳陳其故。呼四鄰爇火來燭。無他異。納諸室。至今無恙。

素食

近時士人多奉齋。按日素食不為謾。不知王制所云。無故不殺。戒奢繼非教。蔬食也。梁武帝令宗廟以麵為犧。時謂不復血食。厥後臺城荷荷。已有明徵。周禮王食一舉。齋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是齋日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齋文。又註云。不如草。草者昏神舒氣為穢。楞嚴經云。五葷熟食。發淫增恚。故忌之。按釋氏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荳荳為五葷。道家以韭。蔥。蒜。萎。芸苔為

五常。若魚肉雞犬類則為腥。今之奉齋者腥與葷都未辨晰。

槽坊治棍

東門內朱姓槽坊。稱巨店。鄰多地櫈。各恃長喙利距相噬擗。店俟其來。酌燒酒申勸。勿論價。且授薑為侑酒具。于是但醉不飯。闊二三年。俱病。猶瓶裏礦為烹所燭。無復囉唣云。

快意話

中秋夜。諸同人集台齋頭。酒數行。約各言快意事。一客曰。昨和陶公村居詩。又手而成朗誦一通。音節幸不乖舛。一曰。小窗無事。雨綿綿不凸。見研留宿墨。為作壁窠大字。免起鵠落。紙盡而墨亦乾。一曰。午後有人持尺牘來。閱之是邀我明日賭酒。一日。昨晚為小兒背書。恰如瓶瀉水。一曰。黃梁枕上逆境頻仍。正惱。疑無主。倏難唱聲。乃知是夢。一曰。今朝向陽。挾蟲殆盡。一曰。空庭老桂。恒不着花。今年忽滿樹皆金。一曰。經籍中疑義數則。久貯心焉。忽來高才生。為我剖析。如撥雲霧見青天。一曰。頃買菱塘辦數斤。適遇不速客來。搆酒對酌。陶然共醉。一曰。前在博場中。囊錢傾盡。暫見大注。一擲得之一。一曰。秋風乍緊。四肢漸踳踳。聞室人機中布成。將為我作襪。一曰。無

意中過妓館。聽唱滿江紅字。字清楚一曰。有客以古硯欲售。典衣恰如其數。予曰。予之快意事。聽諸君說快意話。也相與鼓掌。

龍尾車

華亭諸生徐朝俊承家學。嫻渾天理數。己巳歲製為龍尾車。以便灌漑。謂一車運以一童。進水退水。無立踏。坐踏之轍。太守唐陶山仲冕刊圖頒各縣。人自為歌詩以紀。註云。句本秦西水法。是言三分之岸為脰。當用五分之車為絃。則句度恰得四分也。其訛。總以岸高丈尺若干為法。而以六歸歸之。便得應配車長若干之度。式二丈軸。徑八寸有餘。製有轔。下著軸上粘圓。多少無定數。自三轔至九轔皆可作。總視軸之大小為轔。水皆從輪孔噴出。惜其方盡多不雙。

四乳獨腎

予表弟陸馥容。德參邑增廣生。幼穎慧。十三經皆濶。翻有異稟。四乳獨腎。予姑夫鍾愛之。年未四十。奄然物化。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令人有玉樹着土中之感。

古錢

李巷徐有聲。結伴覘土墻。尺許。厥聲铿然。獲一小缶。色凝綠。中貯錢數千。結作塊。